

中華書局
巴蜀書社

經濟彙編 祥刑典

古今圖考集成

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

擣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

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

庭刑之則可殺之爲重太祖曰誠執之是也又引經

典有意使孤嘆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

高柔傳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

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

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

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臺相誣問

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弭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

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

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誹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

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

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

恭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姦罪以萬數柔皆

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

尉

吳志闢澤傳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

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

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

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

正皆此類也

晉書裴楷傳楷字叔則父徵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鎮會稽之

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律令以楷爲定

科郎事畢詔楷于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

賈充傳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曾爲侯拜尚

書郎典定科令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

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

陽城太守郭配女卽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

得還帝特召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

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

李邪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謙中不敢當兩夫人盛

禮實畏槐也

劉頌傳頌字子雅廣陵人武帝踐祚拜尚書三公郎

典科律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

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

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

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責郭專朝任者欲速

竟不施行

齊獻王攸傳攸三子蕤贊寔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

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中歷步兵屯騎校尉

蕤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同僚以兄故容之同起義

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

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恐止其身此先哲

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是故蕤既殛死禹乃嗣興二

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恩之道

寔猶嫌之情用乃立責任以御衆說從罪以發奸其

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寔獻王之子明德之嗣

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

衛瓘傳初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

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於禍楚王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證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復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情感慨以示意于子孫等執黃旛揭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卽便奉送章殺雖有兵仗不施一刀重敕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卽承詐僞違其本文輕戮家輸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誣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

被累逼齋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貞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韓賊不滅冤魂未恨訴于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夷殞斂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齋僞詔手取公

章授貂蟬催公出第晦拔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奸皆出乞驗盡情僞加以族誅詔從之李特載記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舍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譖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

范堅傳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慢三張合布三

十五匹有司正刑稟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揭登聞鼓乞恩解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末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末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有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既許宗等有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擅絕人倫同之禽獸耶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頌笑之間尚慎所加况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有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與怨謗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劉隗傳建興中丞相府督營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是以明王哀矜用刑參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老隸寡穀人三石大餉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康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遊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說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農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勸教園子擊刺戰射法命記室佐

明憲機撰上薦國記中大夫傅彥賈蒲江執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勳曰自孤起軍十六年於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箇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又勒宮殿及諸門就始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詔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宮闈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耶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掣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烈王無忌傳烈王無忌字公晉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桓景等餕於板橋時王廙子丹楊永者之在坐無忌志欲復擬拔刀將手刃之哀景命左右救援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貳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緣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石季龍載記上咸康元年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數麥皆隨時價輸木大倉咸康二年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有犯者誅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

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革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灑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王者循爲恆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師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於公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較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尅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

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修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咸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間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瑤宮瓊樹象著玉杯裁脰剖心脯賢剝孕故其亡也忽焉今異國都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游于荒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官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

霖雨七旬霽方一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官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強但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命石宣斬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輶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官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固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輒之嬉嬉忘反獸婢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

苻堅載記上黃門侍郎程憲言于堅曰趙撥等皆商販醜賤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爲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于是推檢引掇等爲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于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

王坦之傳坦之字文度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來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非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

殷仲堪傳仲堪臨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許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卒依殿省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殿省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許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否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吏咸服之

忠王尚傳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祕書郎遷散騎侍郎敬王恬鎮京口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竟乃從之

姚興載記上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又命百寮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于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典寬而善之乃依孫吳晉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於長安所憂先以大司農農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彌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賢爲之畫足發成逆著取嗤蔑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易惑不已弱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囚徒決疑獄于時就無怨焉

興下書將帥遣大喪非在疆場檢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臨戎道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之之

姚興載記下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待疾

于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姚懿於蒲坂晉將以赴泓難興疾瘳朝其羣臣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睦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舍忿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杜閭閻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與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

時姚懿姚泓姚宣姚謀來朝使姚裕言于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柰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以大司農農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減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嘗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減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輕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贊者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也惑刑罰失中容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肅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度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識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

宋書何尚之傳何尚之字彥德父叔度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王延祖爲劫父賤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讓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閭門應刑所

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

境內曰陽九數纏末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

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既不能導

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答繇作士

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

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

牆變發遂戎馬生郊典儀移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

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泉

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煮之法亦可附之條律納以

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

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

濟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

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

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減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

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

亂之道也輕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

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贊者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

代世宗都齊也惑刑罰失中容嗟寢食王者之有刑

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

措手足是以肅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度以制儀爲

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識損益以成一代準

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

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

宋書何尚之傳何尚之字彥德父叔度義熙五年吳

興武康縣民王延祖爲劫父賤以告官新制凡劫身

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

讓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閭門應刑所

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斬毒在手解脫求全於情可惡理亦宜有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

蔡邦傳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解朝議咸以爲允從之

何承天傳義旗初長沙公陶延壽以爲輔國府叅軍遣通教于高祖因除刺陽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殺鏞姑執版爲行參軍殺晉出行而郡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晉書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譖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又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曾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勝儀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于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新雖虧犯教義而能無請殺之辭能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効終于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勝儀法文爲非其條目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讓獄緩

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詳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赦並免

王韶之傳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朱書有司奏東治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曰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

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弘本之令典臣等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素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壞反逆四條實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綏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未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令加廢罪之恩侍中褚淡之同韶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

傅隆傳太祖元嘉初除司徒右長史遷御史中丞富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右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巨痛深固無嫌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數懼非先王明罰咎繇立法之本旨也

向使日磯之孫砥鋒挺錚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杖侯何得流名百代以爲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

何尚之傳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爲賊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惟免憲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會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復煥然便同之巨逆於事爲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

顧覩之傳覩之字偉仁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一年轉吏部尚書四年致仕不許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鄰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鹽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剝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裂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剖割賜子副又不禁駐事起教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遺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矜覩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爲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

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觀之議
劉秀之傳大明二年廣陵王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
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吏科
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
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
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
尚方窮其天命豕口令補兵從之

沈約自序沈亮字道明未弱冠州辟從事會稽太守
孟頫在郡不法亮糾劾免官又言災異轉西曹主簿
世祖出鎮歷陽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冢者罪所
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讓曰豈發冢之
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
侶必街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譴呼以威其事故
赴凶林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墳
非恆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責效名理
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劫罰之科雖有同
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
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
罹其實防民之弊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
謂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

陳書廢帝本紀光大元年九月乙巳詔曰逆賊華皎
極惡第凶遂樹立齋廟謀危社稷棄親卽辱人神憤
惋王師電速水陸爭前舉剪之期匪朝伊暮其家口
在北里尚方宜從誅戮用明國憲
沈洙傳廢帝嗣位重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
遷戎昭將軍輕車衛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

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
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創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
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
集八座丞郎並祭酒孔象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
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
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就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
名及數并其罪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
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懸劉磊渴等八人
坐偷馬仗豕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剉道朔坐
犯七改偷依法測立首尾一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
封藏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款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
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憑考掠
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
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
械之下危惶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早晚二時同
等刻數進退而求于事爲東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
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憚妄歎且人之所堪既有
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
完膚就累針並極困篤不移晷時刻長短掠測
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
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于事爲尤
含人盛權讓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
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數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
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試
者惟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辨析窮考事理
若罪有可疑自宜啓審分別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
乃可啓審測立此則枉直有分別宥斯理范泉今牒

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
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到
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
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寬猛實異處當列上未
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沈議曰
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于事爲允但漏刻賒
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曆之父子漏
經並自闢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闢鼓皆十三刻冬夏
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
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
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勑令檢一日之刻乃
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
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
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
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刑各十七刻比之古
漏則上多昔四刻卽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
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干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
短而爲辯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誤求之鄙意竊謂允
合衆議以爲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
是欲博議左丞宗元僕議曰竊尋沈議非賴異范正
宜更博議左丞宗元僕議曰竊尋沈議非賴異范正
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往以會優劇卽同
牒請爲還刑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
魏書李沖傳沖尚書僕射後尚書疑元拔穆泰非
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
宜從拔棄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
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諱審律意以養子于父
非天性于兄弟非同氣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

養子雖爲罪而兄弟不預然父兄爲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追戮子所生則從坐于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卑之義臣禧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于乞也舉父之罪于養也見于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爲指例係尊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儀射之讒據律明矣太尉等論于曲矯也養所以從教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于所養此獨何屬長處吞舟干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實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

韓麒麟傳麒麟子顯宗字茂親太和初除著作佐郎兼中書侍郎既走還都顯宗上言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事則雖墨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于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遂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臣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棄舜止一人而

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于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憲元元之命

刑罰志世宗延昌二年秋符璽郎中高賢弟員外散騎侍郎仲賢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賢同元愉逆除名爲民會赦之後被旨勿論尚書邢巒奏案季賢既受逆官爲其傳檄規扇幽滅達茲禍亂據律準犯罪當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于其爲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庶相及體既相及事同一科豈有赦前皆從流斬之罪赦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以驗除流且貨賊小憲寇盜微戾賊狀露驗者會赦猶除其名何有罪極裂冠冕均毀見父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同斬從流數後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全坐孥戮赦則例皆除名古人譏無將之罪者毀其室落其宮絕其蹤滅其類其宅弃棄血兄人乎請依律處除名爲民詔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員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聽復仕

延昌二年尚書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賣羊皮母亡家貧無以葬七歲子與同城人張回爲婢同轉賣于鄃縣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狀案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回故買羊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告回稱良張回利賤知良公賣誠于律俱乖而兩各非許此女雖父賣爲婢體本是良回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賣者既以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賣者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尊卑不同故罪有異買者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賣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遇奸盜之本非謂市之于親拿之手而同之于盜掠

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真買暨于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應一例不得全如鈞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咎也且買者于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別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依此律文知人掠良從其宜買罪止于流然其親屬相買坐殊凡掠至于買者亦宜不等若處同流坐於法爲深準律斟降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便真賣不語前人得之由緒前人謂真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洞罔知所在家人追贓求訪無處未沈賊隸無復良期案其罪狀與掠無異且法嚴而奸易息政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謂買人親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良狀由緒處同掠罪太保高陽王雍議曰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檢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盜遠矣今引以盜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爲乖當如臣鈞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羣盜彊盜無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沈賊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革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盜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強盜俱得爲例而似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賣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遇奸盜之本非謂市之于親拿之手而同之于盜掠

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爲首明賣買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爲元首張回爲從坐首有沾刑之科從有極默之戾推之憲律法刑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

鴻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良人而復真賣不詰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既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可原轉賣爲難恕張回之愆宜鞭一百

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教風屬俗以德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

酬賣直詔曰羊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回雖買之于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

崔光傳光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倫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勅光爲詔光遂巡

作奏曰伏聞當刑元倫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姪例待分產且臣尋諸

舊典兼推近事數至割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

邢轡傳肅叔祖祐祐從子虬爲尚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獄之而滿其室有其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暮親害親者今不及子既逆甚異貌禽獸之不若而使禮祀不絕遺育未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孚戴使父子

罪不相及惡止于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勒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于新邑漢法五月食暴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

刑罰志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廷尉卿裴延儒上言法例律

子劉景暉者妖言惑衆事在赦後亦合死坐正崔纂以爲景暉云能變爲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暉爲無理恐赦暉復惑衆是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

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尚乳臭舉動云爲並不關己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橫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者能若以妖言惑衆據律應死然更不破

感衆放令之後方顯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

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尙父少患如甘羅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寔太后令曰

景暉既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可誦略陽民餘如奏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悌生行毒藥殺以死坐其母

訴稱一身年老更無暮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認未及判申憐母身喪州斷三年服終乃行決司徒曹參

軍許琰謂州判爲尤主傳李陽駁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

暮親者具狀上請流者諫答畱養其親終則從流不

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奪殺人者

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輕不淺且憐既懷忿毒之心謂不可參鄰人任計其母在猶

宜閨門投界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

妻子實足誠彼氓庶君是刑章尚書蕭寶夤奏從場執詔從之

舊制直閣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子犯謹不得除罪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恤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閣

等禁直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靈太后令準中正

神龜中蘭陵公主駕馬都尉劉暉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愛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殺主傷胎暉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愛和並以知情

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怒死髡鞭付宮餘如奉尚書三公郎中崔纂執曰伏見旨敕若復劉暉者職人貫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爲良案暉無叛逆之罪貴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

尋門下處奏以容妃慧猛與暉私姦兩情耽惑令暉挾忿毆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爲兵天慈廣被不即施行雖恕

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案闕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數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

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

死皆首罪判官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文獄若以

揮逃避使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
參差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數奏皆鄙吉爲
相不存關聽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妃等
罪止于姦私若擒之獄席衆證分明卽律科處不越
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美官之律案智壽口訴妹
通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子其夫則他家之
母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
于夫豈非兄弟皆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兒子戮母
之坐何曾諱之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醜之婦
從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執古今之通議律莽親
相隱之謂凡罪况姦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
遇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
可借嫁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爵
人于朝與衆共之明不私于天下無欺于耳目何得
以非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
旨依旣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尚書元修議以爲
昔哀姜悖禮于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
罪溢于陳國但責微舒而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
禮之愆無關本屬況出適之妹豈及兄弟乎右僕射
游肇奏言臣等恐參極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
常則至于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勿罪結案本非其事
容妃等姦狀罪止于刑並處極法準律未當出適之
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爲猛又輝雖逃刑罪非
擊發兼同大逆亦謂加重奪俸之案理宜陳請乞付
有司重更詳議詔曰輝悖法者之罪不可縱厚賞懲
募必望擒獲容妃慈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
常此而不誅將何怒而且已離之女不應坐及昆弟

但智善慶和知妹姦情初不防禦招引劉輝共成淫
亂敗風穢化理深其罰特敕門下結獄不拘恆司豈
得一同常例以爲通準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
而尚書治本納言所屬弗究悖理之淺深不詳損化
之多少違彼義途苟存執憲殊乖任寄深合罪責崔
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一等

侯剛傳熙平初除左衛將軍寵任既隆後剛坐掠殺
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
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于靈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
有可取織芥之疵未便致于法靈太后乃引見廷
尉卿裴延儕少卿袁翻于宣光殿問曰剛因公事掠
人逼致死刑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讞對
曰案律逼致不坐者謂情已露而隱避不引必須
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筆朴兼剛口唱打殺掘
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逼致處之大辟未乖憲太
后曰卿等且還當別有判于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
于法如猛剛意在爲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勦民命
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剛于是頗爲
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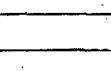
竇瑗傳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天平中除鎮東將軍
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後授使持節本將軍
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
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既
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卽依
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
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殷肱可

否相濟聲教之聞于此爲證伏惟陛下應闡臨萬物
紀承天子橫洪基會昌實歷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
甚刪泰華繁遷澆俾高祖之德不墮于地畫一旣歌
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
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反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
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
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
害之類思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
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
卑于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
愚輒以爲愚昔楚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
王御士而上吉馬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
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
曰殺父事讐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
父爲與殺謂王爲讐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
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與父同
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
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
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
既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一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
之罪義在不赦下子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
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懷首泉
鏡猶變况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恩不移
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
爲訓誠誠恐子載之後談者誼謬以明大朝有尊
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
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

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王有作明賈賛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倘蒙收察乞付詳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于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莽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遂于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讐疾告列之理爰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屢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卽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卽位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東明有讐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誦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于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讐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于齊曰無所歸告惡于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卽此斷雖有援引卽以情推理尚未遺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援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讐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

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遂于齊旣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讐疾告列之理爰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屢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卽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卽位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東明有讐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誦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于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讐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于齊曰無所歸告惡于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卽此斷雖有援引卽以情推理尚未遺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援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讐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

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旣干法無違于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緩復難云尋局判云子于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爰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着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于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莽而中



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踏駿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卽令理民間詞訟德林以爲本府鄉官判事爲其里間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千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今猶不能稱其才乃伏于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卽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

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讓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詰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煥同威之議稱德林很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

是以羣公等用升余於大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於羣公同姓者如弟兄異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廣不悅於朕與万俟詠通叱奴與王龍仁長孫僧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爲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與言及此心焉如痴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旣爲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其身其實通典龍仁罪止一家僧衍止二房餘皆不問惟畱文武咸知時事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高祖登祚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子真高煥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

祥刑典第九十一卷

周書孝閔帝本紀元年二月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詔曰朕文考昔與羣公泊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終二十三載迭相匡弼上下無怨

是以羣公等用升余於大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於羣公同姓者如弟兄異姓者如甥舅冀此一

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

睦致使楚公廣不悅於朕與万俟詠通叱奴與王龍

仁長孫僧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爲開

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與言及此心

焉如痴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旣爲天下守法安敢以

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其身其實通典

龍仁罪止一家僧衍止二房餘皆不問惟畱文武咸

知時事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高祖登祚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子真高煥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

雍州別駕元肇言于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餉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故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絰百匹

李士謙傳上諫嘗論刑罰遺文不具載略曰帝王制法公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賴改今之職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別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斬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貳之達裔職爲亂階道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驟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

開河記睢陽有王氣謀議大夫蕭懷靜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筑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于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一則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群臣皆默帝乃出勅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諭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卽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爲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于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督命之爲十渠因名其府署爲下

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

唐書刑法志廣州都督黨仁弘嘗率鄉兵一千助高祖起封長沙郡公仁弘交通豪傑納金寶沒降僚爲奴婢又擅賦夷人旣還有舟七十或告其賦法當死帝哀其老且有功因貸爲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謂曰賞罰所以代天行法令朕寬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負天也人臣有過請罪于君君有過宜請罪于天其令

有司設藁席於南第三日朕將請罪房元齡等曰寬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請百寮頓首三請乃止劉德威傳德威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淺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羣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敬播傳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遷太子司議郎有司建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詔羣臣更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至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藩唯遠子孫而不及昆季烏有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

李昭德傳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盡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由是免死崔仁師傳仁師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

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卽何愛兄弟房元齡曰祖有陰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今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大唐新語規諫太宗有人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匹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遂行極法使受陷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諫俟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廷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爲太子諸王食豈到汝乎行恭懼謝而退蘭本青州明經遇亂爲鄉里所稱保完青郡遠近歸之初降李密敗歸國在代州爲遊客所告遂滅族持法張元素爲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罵盜官糧太宗大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于此者何以加之鬻遂免死

太宗時刑部奏盜賊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駁之曰自羲農以降或設獄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不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叔世亂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刑書原于子產峭澗起于安于秦嚴其法以至於滅又曰且父子天屬昆弟同氣誅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顧何愛兄弟文多不盡載朝廷從之

唐書唐臨傳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

州都督受賄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斬于朝堂臨遣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讓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數千隱讐親也刑不上大夫讓貴也今齡之貪贓狠屢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齡于志寧傳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修國史永徵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無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

舊唐書刑法志永徵六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律過比附條例太多左僕射志寧等對舊律多比附斷事乃稍難解科條極參數至三千隋日再定惟留五百以事類相似者比附科斷今日所停即是參取隋律修易條章既少極成省便

大唐新語特法權善才高宗朝爲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柏而殺大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研我父陵上柏我爲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築令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宰牛毗牽犧之例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以爲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陛下不

納臣言臣願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于地下高宗曰

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發之

仁傑曰陛下作法恐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

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既無恆萬方何所措其手

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爲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

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爲善才正朕豈

不能爲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

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

廷懼之仁傑按之請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雖

國之英秀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

必不欲推問請曲赦之奏臣于無人之境以爲忠貞

將來之戒高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唐書趙冬隱傳冬隱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

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

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

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公愛憎被罰者不

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

犯而遠機卑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

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導加減比附量情及

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恩夫愚婦相率

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

時稱是

秋仁傑傳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趙王兵敗支黨餘二
千人詔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但爲逆
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欵愾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
然此皆非本惡诖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
父老迎勞曰秋使君活汝邪出相與哭碑下囚齋三

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

劉延祐傳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譏敬業

所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詔猶可察以情乃

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有甚衆

徐齊照傳齊照子堅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書

有五聽令有三覆憲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

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

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耳

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故郤

芮亂國而缺升諸廟嵇康蒙戮而終死于難則于它

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貢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

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總麻親不得侍

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

徐有功傳有功字弘敏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

製封東莞縣男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

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

丞時武后僭位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責息錢于貴鄉

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

沖坐逆誅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

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末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

忠謂餘慶爲冲督僕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

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末昌赦令與忠貞同惡魁首

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建厥渠魁律以造意

爲首尋赦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赦後被旨是謂

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

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

魁首答曰魁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

魁首答曰若魁首者忠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

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有韓

紀孝者受徐敬業爲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

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

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

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護者數十百姓累轉

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

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

止殺就羣公所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

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

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于是悉免死

道州刺史李仁裏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

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歎者亦

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

之后不許猶坐冤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

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

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

有功復進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凌私坐徒以上會

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

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

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

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卽

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

詔五品以上議可

大唐新語持法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

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

府吏謂日元禮不離刑曹此因無活法日知報曰日

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閏日知果直
魏元忠張說爲二張所構流放嶺南夏官侍郎崔貞
慎將軍獨孤禪之郎中皇甫伯璣等八人並追送于
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
謀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並實可略問速以
聞斯須中使催迫者數焉曰反狀皎然何異功夫遂
至許時懷素奏請柴明對問則天曰我亦不知柴明
處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慎等無反狀則天
怒曰爾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忠以國相流放貞
慎等以親故相送誠則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
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樂布奏事屍下漢朝不坐
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
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
守法耳則天曰爾欲恕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
淺不見貞慎等罪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
朱敬則知政事對朝堂執懷素手曰馬子馬子可愛
可愛時人深賞之

公直長安末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于枉濫謂侍臣
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遞相牽引咸自
承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
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自
周興俊臣死更不聞有逆犯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
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以後被告身
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爲功天下
號爲羅繩甚于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
臣亦不自保何敢輕有動搖願上天降靈聖情發寤
誅滅凶賢朝廷寔安今日已後微服及一門百口保
日皆血鐵砧尚爲仁恕故書稱繩厥渠會曾從罔治

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
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
賜銀一千兩

唐書張嘉貞傳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
貞繕第會以誠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譖染促有

司速斃以減言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
加詔杖已而歿死會廣州都督裴矩先抵罪帝問法

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

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

應死卽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勤貴在八議

平事往不可咎伸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

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特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

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

裴耀卿傳夷州刺史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

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

曉今使裸躬受笞事大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

一朝下吏屈挫寒顛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

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

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失其命非所以寬宥

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令貸死決

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實

李峴傳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

抵死帝意亦欲忿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爲

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

朝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

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

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

昌魯炅守南陽賈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

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倫劍術無

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

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

彼逆亂之人有逆于此而顧于彼乎亂富平而治于

陝乎悖縣令能不悖于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陞

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舉臣讓太子

況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
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敗致死因戰局凶況數
萬人平于是器與呂諲皆聲威吏操常議不及大
體尚膳嬪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
使人歸怨天子覬力也

李勉傳勉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卽死有歎

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

汙半天下其欲潔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驕以助

賊也帝馳騎完有後歸者日至累爲河東王思禮辨

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

辟南鄭令辟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故宰爲

人父母豈以譖殺良吏乎卽拘辟爲請得免辟後以

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

賈至傳至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

令杜徵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

自効至諫曰聖人誅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

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

朝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

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

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

昌魯炅守南陽賈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

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倫劍術無

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

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

彼逆亂之人有逆于此而顧于彼乎亂富平而治于

陝乎悖縣令能不悖于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陞

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舉臣讓太子

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閼元以前無敢專殺者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可

大唐新語持法範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怙寵不遵法度將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盡肅宗將宥之下百寮議韋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爲萬代之法唐書嚴郢傳郢字叔敖大曆末進拜京兆尹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徒邊郢言罪人徙邊卽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僞造用符印彊光火諸盜今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數傷夫婦離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目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徒卽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

有程月不啻五千牒正恐牒按境委章程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已陰亂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冤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柳渾傳渾字夷曠貞元年遷兵部侍郎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玉工爲帝作帶譏毀一銹工不取閭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

逮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于法誤傷乘輿

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竇參傳參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恃直果干斷以蔭累爲萬年尉同舍富夕直者聞親疾

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

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遷奉

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重辟參請俟免參曰父繇子死

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

裴度傳初元濟禁偶語于道夜不然燭酒食相借遺

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一獨

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

舊唐書刑法志憲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

爲父殺仇人秦果授縣請罪勅復讞殺人固有彝典

以其申冤請罪冤死如歸自詔公門發于天性志在

徇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決

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曰伏奏今月

五日勅復讞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

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

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讞見于春秋見于禮

記又見于周官又見于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

罪之者也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

爲不許復讞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讞

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于聖

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

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其意將使法更一

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

而義者令勿讞讞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

宜者子得復讞也此百姓之相讞者也公羊傳曰父

不受誅子復讞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又周官

曰凡報仇讞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讞必先言

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

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

讞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讞如周官所稱

可行于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

今者又周官所稱子復讞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

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

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放不可一例宜定其

制曰凡有復父讞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集議

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

因話錄憲宗知權文公甚眞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

院賦汚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羣

救之云是德與族子上曰德與必不合有子弟化臧

若德與在自犯贓狀且不赦况其宗族也及知其母

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唐書裴濤傳穆宗立濤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

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

元衡父墮墮金公成受昧不訴以救免濤議曰杖棰

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

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降免公成取

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

論死

舊唐書刑法志穆宗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

華春京兆府富陽縣人張益久羽林官騎康憲錢米

憲徵之莅承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

救其父以莅角無力人不敢搘解遂持木鎗擊莅之

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準律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

其人折傷減凡屬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復父讐者

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集議參開酌其宜而處之

則經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莅是切非兇以

髡卯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

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慎測淺

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訓諸罰

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待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

慈臣職當獄刑合分善惡勅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

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

原情之義宜付司法減死罪一等

唐書刑法志太和六年冀平縣民上官與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爲言文宗以典免父囚近于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爲失刑

文宗好治躬自謹畏然閭宦肆孽不能制至誅殺大臣夷滅其族置及者不可勝數心知其冤爲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止蓋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彊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敗也

舊唐書文宗本紀太和七年二月辛巳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禎國忌日于私第科決罰人詔曰準令國忌日禁飲酒舉樂決罰人吏都無明文起今後從有此類不須舉奏王禎宜釋放

南部新書柳仲郢拜京兆尹置權量于東西市使貿

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史入粟連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

東觀奏記劉蕡爲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元

价誣奏阜謀叛函首以進閩朝公卿面折廷諍上重

逮百辟之言始坐元价專殺不辜之罪

五代史郭崇韜傳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強直頗爲崇

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由此

切齒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

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

因亟召貫責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卽下貫獄獄吏拷掠體無完膚

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他橋道不修法不

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

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

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

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

北夢瑣言供奉官于延徵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

犯贓合處極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

厚祿偷我倉儲期于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

竟處死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

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有

田令選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

令選典廸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

須仔細裁遺

宋史劉重進傳漢法禁牛革甚嚴州民崔彥陳寶選

八人自本鎮持革詣漢祖廟號鼓重進杖遣之刑官

史在德謂重進不善用法宜置極典及大理刑部詳

覆重進所斷爲是在德坐故入杖死之

國老談苑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譏旬陽縣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選典

勦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選姓劉爲方遇繼嗣卽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遺令選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選時先邀每月俱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

選冒姓奪父家財令選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

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以令選與姊及書分安美

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選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

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

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

選冒姓奪父家財令選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

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

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以令選與姊及書分安美

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選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